



万物都在言说春天

大地的神经末梢，是最敏感的。立春一过，空气里就有了不一样的气息：风，一日一日钝了，一点一点暖起来了。东南风性子软，酥酥地擦过额际、双颊，带来芒絮撩拨掌心般的微痒。春风到处留情，最先得其恩惠的是东月河。河面上蒙着薄薄的雾气，仿佛旧时灶台上的米香气在袅娜。春水缓慢地律动，像刚睡醒的稚童的脸，打着哈欠。一片又一片，米白色的微波，制造出略微下陷的弧面，然后，漾成嫩腮上的小酒窝。

春水，一步一步靠近堤岸，唤醒了新生的绿意。沿着河岸走，道旁、石阶的空隙里，野草一撮一撮挤着，是那种很柔弱的葱青。有晶亮的晨露，凝于草尖，一直安静地卧伏，和磅礴的地气有着隐秘的默契。这些温润的生命，布满潮湿的缠绵，为即将到来的浩荡绿意，做了漫不经心的铺垫。

河畔，照例是植柳的。早春的柳，多细弱欹侧。茶褐色的枝上，柳芽儿细密地爆出，如米粒。嫩黄初染，完全不谙长亭送别的离愁。几日不见，就抽出窄长的条儿，葱葱窈窕，舒展晃荡。空阔轻红歇，风和约柳春，这温柔的诗句，就像羽毛一样轻轻地拨动。

春风吹绿了树梢，催开了鸟啼。一群白鹭将巢筑在围渚的高大树冠上，雪白的身影恰是春花点点。忽地，树林里传来了短促而清亮的鸣啾。ga~ga，有几只大鸟拉紧声带，发出明显上扬的阳平音。噗噗，两只成年鹭鸟，像撑杆跳运动员一样，张开双翅，舒展羽翼，完成了一个流畅的腾空跳跃之后，迅速地降落，两脚向后伸直，贴着水面斜飞。稚鸟也加入了啼鸣的行列，怯怯的，时不时递出尖脆的叫声，一点心事也没有。满树嘈嘈切切，啧啧喜喜。

明代李渔说，鸟音宜晓听。常常觉得，多听一些天籁，心志也一定能清醒一些。

更浩荡的春风，掠过原野。雨水，节气那天，往藤岭去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，齐齐抽出了菜薹，顶着璀璨的金黄，开得安静，开得突然。不知哪一天，第一朵明黄绽出。又不知哪一夜，像某个领袖发出指令，得到一致拥护，呼啦啦，开满了山坡。

哇，一大片呢！有穿着粉蓝纱裙的小女孩，几乎尖叫着跑过去，躬身相掬。妈妈，妈妈，这些花朵好像是嵌在大地上的黄星星。女孩子的声音脆脆的，如同空山鸟语。

元宵前后，气温飙升到20℃左右。桃花顺应细雨的召唤，欣欣然舒开了眼眸。三两枝桃花在月洞桥边颤巍巍地开着。黑褐色的枝干因雨湿而如同浸了浅墨，偏在枝梢上跳出旖旎的花朵来。小小的粉色花瓣，湿漉漉的，嫩豆腐一般的质感。近花蒂处的一抹朱砂红，瞬间点亮了古旧的拱桥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对桃花最高的礼赞在《诗经》里，每一个字句都带着芬芳。

拱桥一侧的石块上，有一对情侣偎依着。他们并没有言语，只是静坐着。也许是在倾听枝上热烈的告白，也许是在猜测蕊中未吐露的情话。

春天里所有的美好和欢喜，都值得铭记。

水墨梅溪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惊蛰前后的天空，是一张濡湿的熟宣，从私塾老先生的古旧抽屉里拉出来，缓缓铺展开。浅灰的天幕低垂，空气柔软而潮湿，仿佛一铎古老的微墨在宣纸上洇开。细密的春雨，窸窸窣窣，不分朝暮，不知疲倦。梅溪两岸，就安卧在一片朦胧水汽里。

赵佩蓉

市五中语文老师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热爱阅读和行走，习惯用文字表达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。先后有近10万文字发表在各级各类纸媒上。



春的呢喃



在温岭，提起梅溪，恐怕妇孺皆知。这条溪，源于元宝山顶，在温峤境内聚成石门瀑布，再逶迤向西，流程达数十里。清溪淙淙。溪的一岸，是丰美的杂树林。樟树桂树的新叶，泛出薄薄的嫩黄，还未来得及泼染成青。缘溪而上，墙角边，菜地里，大路旁，零星有李花开放，蓬勃一树清冷的芬芳，蜂蝶不扰。继续向山坳徒步，却见李花怒放一山白。大多已经盛开，五个素色花瓣，圈着一围纤细的花蕊，顶着一粒淡黄的花药，是待嫁的新娘，霞赭洁颜，似喜还嗔。那些初绽的蓓蕾，三四朵亲密地凑在一块，恰是豆蔻少女，吻颈交肩，窃窃私语。她们星星点点，从容却不散漫，全力以赴托起春光潋潋，惹得昌黎老夫子也感慨，风揉雨练雪羞比，波涛翻空杳无垠呢。

好一场盛大的花事。溪岸尽头，山村安详，是白墙黑瓦的烟火人间。

整齐的五层楼房，一色的瓷砖墙面。偶露的窗帘一角，或粉或紫，引发

路人对女主人喜好的种种猜测。房前的山茶开了，新蕾叠着旧红，团团簇簇。胭脂红在薄雨中分散，落英缤纷满地。也有一两架剪豆，卵形的圆叶攀爬在竹枝上，伸出透明的碧绿的卷蔓，垂着银亮的水珠子。剪豆已三三两两开出几朵绛紫的花，似彩蝶欲飞。也许过几天，就有秀气的豆荚，带着春天的第一个问候，成为餐桌上的新宠。

房后，是大片的枇杷园，已经结了弹珠般大小的果实。我们好奇地指指点点。从不知稼穡的丹，竟然大叫起来，啊，小枇杷这么毛绒绒的呀，成熟后却是珠圆玉润。这一叫，引得我等浮想联翩，恍若满园果子累累，随手摘一枚，将皮一剥，在嘴里一溜，腮帮子鼓起来，噗一声，黑亮的果核已蹦出老远。

不知何时，果园深处踱出一对苍发酡颜翁媪。陈家阿公告诉我们，两个儿子十几年前去镇上做生意了，一百多棵枇杷树就由老夫妇劳作伺弄。端午前，可批量上市。个大肉厚，味甜核小，汁液丰富，陈家阿公很得意他家的白沙枇杷。陈家阿婆忙不迭地插话，我家小女儿最爱吃呢。原来，陈家女儿大学毕业，留沪工作，年前嫁在都市了。阿婆断断续续地叙述着婚礼的细节。恍惚中，陈家姑娘一袭嫁衣，摇摇曳曳从溪岸走过，高跟鞋的声音，一定又轻又脆，好像花开好像果结。囡说了，今年夏天，一定要回来，多吃吃家里的枇杷，还要在溪坑里戏水。陈家阿婆告诉我们，囡的很多同学同事都来过这个山村，都说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呢。

不知不觉，薄暮苍茫。一脉远山缭绕着丝缕的青烟。梅溪，迎来了七八个俊朗的黑点。那是一群归巢的鸟。陈家阿婆含笑地与我们话别。一湾清溪，一幢楼房，几个子女，便是一个乡村女子的世界，足以安放一世光阴。

曙光拾贝·赵佩蓉专辑

锦春行

出南郊，经藤岭隧道，折东。山道如练，我们往横溪去。

三两株红梅，缀着一棵绿萼，蓬勃着玲珑的花朵，在我的眼眸中逐渐放大，占据了我整个视野。梅枝清瘦。红梅俏丽，落落大方。绿萼素洁，冰肌玉骨。红白梅互相辉映又各自风华。一股清冽的甜香如山野的氤氲，与我的嗅觉对流。

我停下脚步，只贪婪吸纳，一时噤声。那香，丝丝缕缕，像芒草在挑逗，一阵酥痒后，在心底漾出大片大片的舒坦。

香，真香呀！在不息的赞叹中抬起头来，见甬道前方一幢白色建筑，那该是梅庐了。

一围矮墙，门扉半开，径上二楼露台。正是晴朗春日的下午两点，江南的早春，在22℃的温和中。天空是一块巨大的法兰绒，蓝得纯净，蓝得雍容。明亮的阳光投射在山坳，慈爱地抚摸每一个生灵。淡金色的光晕将视线所及之处，洇染成透明的柔亮。不远处，就是湖漫水库。天青色的粼粼微波上，隐隐有白羽飞过。开阔水面被上一个季节冻僵的表情正缓缓舒展开，倒是风净水静，天际飞鸟的意境。

热情的主人，在庭院的梅树下，支起了圆桌，端上了茶托。我们下楼，得以团团围坐。临时搭建的开阔空间，接纳了这群萍水相逢的平静面孔。身边这些人，来自不同的行业，跨越不同的年龄，却有共同的微笑和公共的话题。喝梅花茶，赏梅花诗，梅花树下说风流。太多的过往，说给彼此也说给自己听。

以前，我读中学的时候，都是从箬山走路到石塘呢。那个时候过年，都要买一条手帕。零食就是一把炒豆几株甘蔗，总要省着吃。小时候，最喜欢夏天狗刨、钓鲫鱼。诸如此类不算沧桑但真切经历的少年往事，都被重新捡拾起，都让人欣慰。寻常日子，仿佛自在飞花轻似梦，一飞就是一年，一晃又是经年。东风换了年华，幸亏，都曾经是青衣薄衫少年郎，都曾经是春闺梦里人呢。

日光从天空中跌落，撒在眼前的山丘田坂上。庐外的苜蓿，在微微颤动。几株芥菜的阔叶，盛着橘红色的天光，如同这个下午一样安详。猛一抬头，一弯上弦月悬在中天了。大家纷纷交流日月星辰的升坠规律，更赞叹日月梅齐辉的奇遇。

也许还有更美好的遇见呢。我们起身在寂静的山村，走走，看看，停停。非寄情山水，不寻幽访古，只是掏空所有的束缚和庸常，在梅香的罅隙间信步。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。那些被藤草簇拥的老屋，主人可能离去已久。整个村庄蒙上了昏睡不醒的倦容。日光在枝桠间躲闪，星星点点散落。山间的小径深长且幽暗。不知名的黛蓝色野花，偶尔冒出来，孤绝沉默又明艳矜持。一个小院前，两个老妇人相对而坐，似无言语，恍如梦寐。边上有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太太在编织草帽，她的动作相当缓慢，显出劳作的郑重。时光好像凝固了，极端的枯寂中，一位诗人的声音在我的耳畔隐约响起：

岁月是一片无法逾越的苍茫，我们和忙碌的世界，正在消逝。

